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一

邵陽魏源撰

周南荅問

問曰。自大序鄭譜以二南爲文王之德。于是說者皆以文王后妃爲義。而集傳遂以關雎爲宮人。美太姒初至之詩。疑之者謂文王世子。則嫡妃未至。安得先有宮人。若王季宮人。則父子異宮。何用勞其寤寐。于是鄒忠允據大明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謂文王卽位初年之事。纘女維莘。佁天之妹。謂太姒。文王繼妃之證。故與文王年齒不相當。而得有歸甯之父母。寤寐之宮人。且則百斯男之祥。皆由于

言一
不如忌之德。明非前妃所有。諸說乖異者何。曰。文王太姒之事。以之言葛覃卷耳則可矣。不如忌之義。以言樛木螽斯則可矣。續女繼妃之云。以之言大明詩或可矣。詳大雅
答問

二南爲文王化行六州之風。必作于末年政成之日。而不作于世子嗣位之初。二南爲周國民風。其詩必作于國人。而周公采被管絃。斷無宮人自作之詩。至其用之于樂。則有三篇連奏之例。故關雎首以琴瑟鐘鼓。明其爲房中之樂。猶鹿鳴首以笙簧篴酒。明其爲燕饗之樂。皆言求賢女求賢士之難。以昭夫婦君臣之至重。而未可執其人其事以實之。如必爲文王之求太姒。則當王季之末年。而二南

非文王德化所致矣。若當二南化行之日，則當文王之末年，太姒于歸已數十年，必無追敘其未至時矣。如必美后妃不妒忌，求嬪御以助已，則止與樛木螽斯相重，而不淫不傷，斷不可通矣。故以關雎爲述太姒歸周之說，齊魯韓毛皆未嘗有，而宋儒始有之，皆未達四始之用。禮樂之情者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之書曰：謹爲子孫取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子孫慈孝，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此主于擇賢配，乃經師最古之誼。禮家記之，後儒

惟伊川程氏曰。關雎后妃之德。非指人言。周公作樂章以風化天下。自天子至庶人。正家之道當然。其或以爲文王詩者。言惟文王后妃足以當此也。馮氏元成曰。周公作房中之樂。思得淑女以共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戴氏震曰。關雎求賢妃也。求之不得。難之也。難之也者。重之也。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以明事之當重。無過于此。關雎之言夫婦。猶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燕饗俾人知君臣夫婦之正焉。樂章之用廣矣。非指一人一事之爲之者也。三說章章其義大昌。惟于商季刺時之誼。尙未會其微指。故人皆疑。

詩詞無所歸宿。已于四始義例篇著之。今不復陳矣。然則當如何而可爲后妃之德乎。曰。五倫夫婦。盡于有別之一

言。四家詩皆傳夫子大義者也。故魯詩曰。關雎起興。思得

淑女以配君子。夫關雎之鳥。未嘗乘居而匹處也。劉向列女傳又

淮南子曰。關雎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也。易林曰。貞鳥雌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說喜。劉勰曰。關雎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于鴛鳥。又曰。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韓詩曰。窈窕

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

隱蔽于無人之處。以聲相求。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

大人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

時。文選注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齊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

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毛詩曰。后妃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嗚呼。盡之矣。不妒忌之說。洵不足以言之矣。中人之所能。不足以盡性命之微。風化之本矣。荀子曰。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非關雎不足以當之矣。夫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卽摯而有別之謂。哀而不傷。卽得之難求之切之謂。豈特可以

言關雎抑可以言鵲巢矣。召南爲周南之應。不亦宜乎。刑于寡妻而御家邦。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不在是乎。

問子謂鄭箋異毛者不可卽以爲魯韓。然如列女傳湯妃有嬖傳云。淑女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則明爲鄭箋之所本。而謂魯韓詩非主不妒忌者何。曰魯詩以淑女卽后妃。則惟其摯而有別。故無當夕之專。而能和眾妾之怨。非如次章箋疏以賢女指嬪妾。及后妃友賢女。賢女左右后妃之支說也。若謂箋出韓詩。則薛君云。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亦以淑女卽后妃。故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仇。

匹也。鄭注禮用韓詩訓同毛誼。孰謂箋說同于魯韓乎。

涇縣

胡承琪曰：逮匹訓本爾雅，然爾雅有兩本。郭璞李巡本作仇孫炎本作逮。毛傳亦有兩本。本文選注引毛作仇，後漢書皇后紀引毛作逮，是知二字通用。故說文怨匹日逮亦以逮爲仇之段借也。

問葛覃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明爲后妃既嫁之事。

與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及嫁安父母之說。鑿柄不入，則婦

人謂嫁曰歸一語，當爲鄭箋之錯入毛傳者。近人欲殉續

序，反以歸甯一傳爲箋之錯傳。段氏玉裁說而惠氏詩說并謂

古者諸侯夫人無歸甯之誼。據何休公羊注。諸侯夫人尊

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

若夫人止有遣大夫甯于兄弟之禮，而釋歸甯父母爲無

父母遭罹之義述毛而與毛傳戾者何曰以詩以禮以春秋證之泉水序謂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作是詩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歸沒則使大夫歸于兄弟此毛鄭之說可徵者一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待之也若待諸侯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則是奔喪爲歸之終禮何休以夫人非有大故不得歸者對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而言大故卽大事如問父母病及兄弟卽位之屬豈必被出之謂乎此禮之可徵者二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曰來襄十

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大夫甯禮也正義引爲夫人父母在得歸甯沒使大夫甯于兄弟之證而息媯歸甯過蔡蔡侯止而享之則又國君夫人歸甯之明文此春秋可徵者三况文王當殷時不用周禮今周世天子諸侯之昏禮已亡而諸儒盛譚殷世諸侯夫人歸甯不歸之制安得起杞宋而徵之故與其以歸甯爲箋之錯傳不如以嫁歸爲箋之錯傳也莊氏存與更援魏風葛屨使女縫裳刺儉不中禮謂女在父母家親葛則可旣嫁爲諸侯后妃親葛則不可欲以曲申序義無論毛傳有王后諸侯夫人親爲祭服之說且緇衣鄭注亦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

子服之不厭。鄭注禮用韓詩。豈但女道而非婦道乎。葛屨履霜寒時暑服。故爲儉。不中禮。若夏月絺綌。正適時宜。采繁爲葛覃之應。卷耳卽下章之次。后妃夫人可以采繁采卷耳。獨不可以采葛乎。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亦儉不中禮乎。

問卷耳后妃之志。毛鄭求賢審官之說。子旣以三章三我。議其不倫。朱傳文王行役在外之說。或又以后妃登臨縱酒。議其非禮。陳啟源
稽古編而子謂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

勞其室家之詞者。何曰詩之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皆大道也。毛子大東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亦當以

周行爲道路鄭注緇衣亦以周行爲大道以經注經則知周行之訓列位爲不然矣鄭于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真于大東行彼周行爲發幣于列位一往迂曲皆異毛義視緇衣之用韓義者尤不可同年而語至毛傳謂人君黃金罍而詩疏引五經異義韓詩說則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夫韓于罍制旣明諸侯大夫皆以金而必特申此詩之金罍爲大夫器豈非與毛鄭人君饗燕之義相反哉毛詩以草蟲爲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爲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蓋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爲

室家代叙其情猶四牡爲使臣代叙其情也首章嗟我懷

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

蓋卽陸機詩之采采不盈躬悠悠懷我懼也荀子解蔽篇

頃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貳則

不精頃則疑惑據此則爲提筐采物心不在焉而置之故

言心不可貳用于周行之中左傳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

引詩斷章已詳毛詩義例下篇

室家固得而我之而金罍大夫器則班婕妤自悼賦所謂

酌羽觴兮銷百憂也后夫人于外命婦生有錫命之禮玉藻

注死則臨喪之禮喪大記后夫人行祭禮命婦從焉禮器明堂位

于喪禮命婦卒外宗哭焉喪大記先王股肱手足其臣故四

牡勞使臣而可以教孝卷耳勞使臣妻而可以教貞樂章

之用廣矣。序爲后妃之志，不亦宜乎？易林云：「元黃摧頽，行

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亦以後章指大夫行役之事。

明爲室家懷人之詞，于文王后妃不合也。仁和龔氏鑑曰：宋史岳飛傳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闔合詩義。淮南子：「倣真訓云：今增繳機而在上，網

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

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是則言殷末征

役之士，皆有棄置遠舉之思。故曰：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此

爲臣下之詞乎？抑爲君上之詞乎？

問螽斯序以螽斯不如忌，則子孫眾多爲義，而毛傳訓振

振仁厚，繩繩戒慎，蟄蟄和集，則又不徒以眾多爲義，序傳

不同者何曰續序不得經義呂記嚴緝徒以子孫繩繩爲
不絕桐城馬氏瑞辰以振振繩繩螻螻皆爲眾盛更不得
毛傳之義考韓詩外傳引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
兮言賢母能使子賢也則是頌后妃所生皆賢非妾媵多
子之謂後漢書襄楷傳曰昔文王一妻誕數十男今宮女
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白虎通引詩
傳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曰管叔鮮蔡叔度曹
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魯詩之傳皆指
后妃所生見史記世家無關貫魚之寵續序于關雎不得后妃
有別之德于是樛木螽斯小星並以不妒忌蔽之吾聞麟

言下
趾以信厚爲美不信螽斯徒以多男爲德也漢中山王好
內亦百餘男未聞媼美西伯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韓
詩繼世象賢之誼正毛傳仁厚戒慎之徵也甚矣君子貴
子孫之賢不徒貴子孫之眾也不知續序爲毛之綴旒烏
信三家爲毛之益友乎

問樛木不與君子而喻后妃鄭箋則并美妃妾無與文王
者何曰樛木釋文引馬融及韓詩本並作杓說文高木曰
杓下句曰樛則韓毛殊與文選寡婦賦注云葛藟二草名
言二草之託杓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選注多用韓詩則
是高木卽與君子而葛藟女蘿則喻宮闈非若毛以木之

下曲與后夫人之下逮與下文君子不倫至箋云妃妾能以禮義相和又能以禮義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則是歸美妃妾何如韓義歸本文王之德乎

問兔罝之詩三家說以爲殷紂時賢人退于山林網禽獸

而食之故兔罝之詩作文選薦譙彥表注于是文王舉閔天泰顛

于罝網之中而用之西土服墨子其時芻蕘采薪之人皆盡

其力賈山言文王時是于后妃何與而序言后妃所致者何曰此

猶召南以羔羊爲鵲巢之功致而其義則徐幹中論盡之矣中論曰人性之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

忽也是以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列女傳曰安貧賤而不怠于道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易林亦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蓋關雎之德不出情欲無介乎儀容晏安不形于動靜今以兔置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異饋婦之如賓漁者之宵肅且椽之丁丁猶人所聞也施于中達猶人所見也至于中林則無見也無聞也敬于顯而不敬于隱者可以爲干城未可以爲腹心是中達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關雎兔置詩人慎獨之學也以如此之材德不登于王廷而

淪棄山澤使非遇文王舉之則終身槁死山林鹽鐵論所謂兔置之詩刺小人非干城腹心言殷紂之世朝多倖位野多遺賢也四牡汝墳皆同斯誼卽美寓刺蓋二南通例矣

問曰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女于蔡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夫采采芣苢之草雖有惡臭猶始于采撝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况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君子謂宋女之志甚貞而一也文選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以是芣苢之草雖有惡臭我猶采而巳者以興
君子雖有惡臭乎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魯韓說同然或疑
蔡宋非古國芣苢非古訓者何曰齊侯召伯皆陳于武王
分陝之詩管蔡宋杞皆封于武王有天下之始然國語文
王卽位諱于蔡原韋昭以爲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
路史蔡黃帝後姑姓國苟古
無是國豈盡武王創名耶 春秋蔡班先衛宋爵先陳而
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猶燕申無風得甘棠行露補之陶
宏景別錄云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正足徵韓義之
確且與漢廣汝墳皆化被南國之徵奈何必歸諸子虛亡
是哉毛序家室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孔疏以天下亂離則

我躬不閱，遑恤室家。爲其反證。夫文王之化，至于兔置武夫，江漢游女，皆有賢聖之行。故宋女貞一足徵王化，如僅婦人求子而已。則雖商瞿母處定哀，伯道妻當漢季，並以有子爲幸。無後爲酷，豈定哀漢季皆和平之盛世，而文王周南之風，僅賢兔爰，萋楚之刺耶？且車前利水，旣匪懷妊所宜。毛傳：芣苢，車前也。宜，懷妊。陸璣疏：車前子，治婦人產難。陶氏別錄謂其實令婦人有子。皆傳會毛傳不可爲訓。車前利水之劑，從無有以車前安胎者。西戎李木復，非婦人所采。釋文引衛宏許慎王肅並據山海經：周書王會解謂芣苢木名，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以匡毛傳車前懷妊之訓。然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南婦人所得采。陶宏景以此爲韓詩說，則尤誤矣。故魯韓並以芣苢爲興，不以爲賦。然其以澤瀉臭草興君子臭惡之疾，而辨命論云

冉耕歌其芣苢王充論衡云伯牛病厲四書或問引晉樂肇論語駁云伯牛

病癩癩卽癩厲同聲字

取典之義良在斯焉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

苢亦選注引內傳瞿謂生子兩旁者

與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之訓合

澤瀉卽馬舄但瞿異于直故郭璞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

蝦蟆衣明其爲澤瀉之稱與車前性一而物二也

魏風言禾其蕒

傳蕒水蔦也陸璣疏云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皆取臭草爲興

不以利水爲用彼謂芣苢治癩者尙匪韓詩之義而申毛

者欲強爲安胎之劑吾恐誤讀爾雅幾死勤學也

問後漢書周磐傳誦汝墳之卒章因解帶就舉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

王室政如烈火，猶冒觸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詩曰：王室如燬，而列女傳亦稱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使無譴怒，遺父母憂，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生于亂世，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亦魯韓說同。而嚴粲乃以詩在周南，則父母宜美文王，且親伐薪枚，斷非大夫之妻者。何曰：魯詩言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則是伐條枚以爲楫，用治汝水之隄防。

毛傳墳

大防也正君子行役賢勞之事，非室家自謂之詞。其時王

室在朝歌，去汝南止數百里，去岐豐則千餘里，不得有孔

邇之云而三百篇言父母者皆謂二親從無假借之例。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顯頌非借喻二雅毛傳兩以父母爲文武後儒皆不從之詩中但勉其君子以

忠孝則王化自見故先儒謂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

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苟以詩在周南必美

文德則漢廣芣苢又何詞頌上耶且小序傳箋皆無文王

孔邇之義至釋墳爲大防。毛傳君子仕亂世鄭箋父母對疏遠

箋云恐其辟勞以得異當念父母以免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則並同魯韓之旨故王肅

王基馬昭孔晁孫毓述毛並謂大夫行役其妻所作毛詩

有與三家本無不合而區裂于後人者茲類是也

問曰文選注琴賦引韓詩漢廣說人也而韓內傳且蓋以交

甫解佩之事外傳則述阿谷處女而引詩證之姜炳璋謂其風雅掃地三家之亡尙恨其不早者何曰陳琳集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所游又文選琴賦注引薛君章句云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據此則喬木漢女三皆比與如楚詞之湘君湘夫人皆江漢典故傳自上古詩人以比貞靜之女可望不可卽蓋上章游女是興下章之子是賦不可卽以游女爲之子爾雅之嫁往也毛傳用之不可休不可求不可詠不可方皆極美其貞潔所謂好德如好色也故列女傳曰不可求思謂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則韓序所謂說人者卽靜女毛

傳所謂女德貞靜而有凜度乃可說樂書引琴操云鶴巢者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是其證也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興蓋古者嫁娶必以燎炬爲燭故南山之析薪車牽之析柞綢繆之束薪幽風之伐柯皆與此錯薪刈楚同興秣馬秣駒卽昏禮親迎御輪之禮故箋曰言刈其楚喻眾女皆貞潔我欲取其尤高潔者言秣其馬謙不敢斥其適已皆用韓詩說人之義發情止禮庶乎離騷好色不淫之旨焉自易林云喬木無息漢女難得禱神請佩反手離汝于是旁及交甫解珮之說然文選解珮事蜀都賦注以爲列仙傳江賦注以爲韓詩內傳洛神賦注則宋本一作

列仙傳

尤延之本

一作韓詩內傳

袁本茶陵本

而詠懷詩注則曰列

仙傳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云云考劉向列仙傳有江妃二女而終之以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蓋說者因薛君有漢神之云而列仙傳又有引詩之語因淆爲一事巷伯毛傳引顏叔子夜遇嫠婦事凡二百言以爲辟嫌不審之證使不見其全傳而第徵引于他書則必謂毛詩以巷伯非寺人矣說文兒部亦引韓詩傳鄭交甫逢二女魃服與巷伯毛傳引顏叔子事同蓋以交甫事證漢神非以交甫事解經也古籍不完難據孤文以訾全誼鹽鐵論引孔子曰吾于漢廣知德之

至也正謂德廣所及今本亦譌作河廣則宋桓夫人被出
思子有何至德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
好學深思固難心知其意焉

問麟趾毛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謂公姓公孫
也陳啟源非之謂古無稱孫爲姓者何小序以麟趾爲關
雎之應而又言關雎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
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者何曰玉藻子姓之冠也鄭注孫是
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
鄭注所祭者之子孫也又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鄭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

漢書魏其武安侯傳說起
如子姓史記外戚傳說敬

合矣。或不能成子。其他傳記稱子孫爲子姓者，更僕難數。姓亦謂子孫也。

况杖杜毛傳，又以同姓爲同祖，則是毛以公子爲同父，公姓爲同祖，公族爲同高祖。故詩以三章先後爲親親之殺。若如疏以同姓爲五服之外，則安得先于五服內之公族乎。至左傳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禴廟。又曰：魯與諸姬臨于周廟，謂同姓于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同宗于祖廟也。彼對異國言自遠而近，故以同族爲五服以內，與此皆言文王近親者異也。周南當殷之末世，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僅存者，經紂數十年之蕩滌，已無復存。及文王積功累仁，移

風易俗人材蔚興變涼德爲敦龐變貪競爲推讓蓋南國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毛詩麟趾衰世之序與三家詩關雎刺時之序同一義例蓋衛宏之旁取魯韓者孔疏懵然不知乃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固哉高叟之爲詩乎

召南荅問

問孔疏以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而子則謂召南全風皆周南之應其夫人自是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無涉者何劉氏七經小傳云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應麟駁之謂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則是狸首在鵲巢之外者何曰采蘋爲鵲巢之三知采蘋爲南國夫人則知鵲巢矣說詳後彼以關雎與后妃此以鳴鳩與夫人其求賢刺時雖不如寤寐反側之哀切然以國君之富尙必鳴鳩均一之夫人始足配之而况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鵲巢非惡鳥可居惟鳴鳩

乃足居之非泛詞頌美矣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狸首爲節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芾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芾爲節樂不失職也揆其篇次狸首自是鵲巢之誤說見前正樂篇且以會合之得時喻會同之及時正鵲巢之

義于狸首何與乎大戴投壺記于禮崩樂壞之後漢儒誤取萇宏所射之狸首以入禮經烏焉魯魚貽誤千載王應麟反據以駁鵲巢射節之誼何異以燕說正郢書耶

問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合于樂章鵲巢之三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亦用射義之文則篇首三詩不專美夫人而兼美大夫妻者何左氏傳釋是詩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考濟水溢爲滎澤卽鄭之滎陽當
爲陝以東豫州之風乃不入周南而入召南者何曰此詩
正美南國夫人之切證也稱季女爲季蘭猶季姬季姜季
芊季隗之例則是蘭姓諸侯之女非姬姓之女所謂先嫁
三月教于宗室牲魚蘋藻之祭皆南國諸侯夫人之事非
文王宮中之事漢有廬陵太守蘭廣卽此蘭姓之後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則古未有氏其祖名者杜預注釋季蘭爲服蘭之女疏引燕姑徵蘭生鄭季穆公豈有二南已用春秋之典故知當爲古姓無疑季
蘭嫁爲大夫妻安知非嫁于荆梁諸國之大夫正召伯所
屬而采其風乎能循法度推本于其在父母家故序以大
夫妻爲言耳采蘋爲卷耳之應卷耳亦代爲大夫妻之詞

而歸本于后妃之志。采蘋乃諸侯女嫁爲大夫妻之事。何得謂非南國夫人之教。與文王后妃之化乎。白虎通義嫁取篇曰。大夫女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子。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女教之重。敬宗收族之禮。故潛夫論云。背宗族而采蘋怨。原作采玉林曰。當作采蘋。原作采當是殷紂播棄宗族之時。故聞南國宗取宗室闕下語耳。繫臧氏室之風。有相形見絀者耳。

問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且首章數語全同出。

車五章明爲行役之詩與殷其雷汝墳同誼而傳箋不以
行役爲言反以爲未嫁之女者何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
時觀止爲初昏之夕通典馬昭申鄭謂三代嫁取以仲春
苻于南山采薇之歌以證其爲將嫁之女不知昏禮婦車
有襪安得有途見采蠶之事且未婚之女亟亟以我心降
我心說我心夷爲言大違昏義女子恥去之義何以爲風
化之首乎歐陽本義謂毛鄭不合序意而以此詩爲大夫
行役其妻守禮待歸之詩呂記嚴緝朱傳並從之觀毛以
草蟲應卷耳齊詩以草蟲應芣苢則爲大夫妻懷君子之
詩非未嫁女之詩明矣

問甘棠之詩。鄭荅趙商以二伯分陝。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亦不以爲文王詩矣。而康王之誥。召公尙率西方諸侯。則是詩果作于何世。毛傳蔽芾小貌。鄭箋謂止舍小棠之下。夫杜梨之樹。高不數尺。召伯巡行。旣不可弁帶而坐。灌莽之間。復不可佝僂而入。蝸廬之內。卽許行墨道。有不能行。且箋謂專聽男女之訟。尤非方伯之專職者。何曰。以三家詩考之。不但作于成康之後。抑且當爲西周之變風。何者。左傳定九年。引是詩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襄十四年。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尙愛

其木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說苑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故史記燕世家及劉向疏並以召伯既卒而後世思詠之詩則魯詩以爲作于召公身後矣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乎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由是出就蒸庶于隴畝之閒而聽斷暴處遠野廬于樹下而百姓大說耕桑倍勸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漢書王吉傳略同吉亦習韓詩夫云先君文王固明在文王之後至言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則并在周室中葉以後非成康時矣周初東遷岐豐

西畿之地尚爲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陝以西自不得入東都王城之風而附之召南宜矣一則曰耕桑倍勤再則曰耕桑失時則是農忙停訟之月恐民至城邑廢耕耘故暫出鄉野就聽之其非終年暴露明矣而劉氏安世乃以爲墨子之道非方伯述職之體則文王卑服卽田功公劉容刀陟原巘亦皆墨道乎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而古詩木蘭之檝沙棠舟則其木不小易林云大櫛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召伯游暑其爲沙棠芾茂之大樹而非杜道左之小木明矣

說文芾草木盛貌韓詩作芾亦謂蔚蒼茂盛異于毛訓

故韓詩外傳謂廬于樹下說苑以爲舍于甘棠之下史記

以爲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又易林云爲讓所
言繫于枳溫甘棠聽斷昭然蒙恩又非鄭箋專聽男女之
訟明矣又考樂緯云御覽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召公賢者也明不

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于棠樹下而聽斷焉勞
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斯言
也其得聖人之用心乎書序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左右召公不說句周公作君爽攷尙書大傳舜讓于德

不怡史記五帝本紀作不懌又自序云唐堯辟位夫召公

之讓于德而不說猶舜之讓于德而不怡也以天下之大

萬民之重三公二伯之任而已與周公分任之孔疏云經傳皆言武

王時太公爲太師書序言周公爲師者蓋太公薨周公代之其大傳則畢公也縱戰兢憂勞保無耄荒乎縱無失墜果足光文考聖化乎所以感然若不自釋也周公則歷稱伊尹伊陟巫咸巫賢臣扈甘盤及文王五臣皆未嘗去位以勉其謙讓未遑之心並明我二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誼故召公不自說之志于詩甘棠見之周公作君奭之義于詩鴟鴞見之皆畏命之至也勉道之極也白虎通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尙爲太保傳稱邵公年

百八十云云。則是天壽平格。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卒之懷
召公者。如懷文王詩。召南者。如詩周南。晞驥之馬。是亦驥
而已。至蘇氏。輟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
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于下云云。則既
情分陝之時。世又昧南
幽之體例。固無譏焉。

問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爲召南申女。許嫁于鄆夫家。禮不
備而迎之。女不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
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言夫家之禮不備也。韓詩外傳亦言行露之人。許嫁矣。然
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禮。誓死不往。君
子以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論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防汙道之行焉異于毛詩彊暴侵陵貞女之說乃孔疏申
序以爲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故女旣貞信而男猶彊暴陳
啟源徇傳又斥魯韓解室家不足之義近于爭聘財者何
曰說經而徇私鮮有不害道者矣列女傳述申女之言曰
夫婦者人倫之始所以傳重永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輕
禮違制不可以行則是重在禮不備而非徒物不具也且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止用雁惟納徵束帛儷皮亦
無過五兩二元詩再言誰謂女無家則是其夫家非貧并
三種此而不能具也衛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韓詩外傳釋之
引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殺止云者卽周官仲春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許其殺禮之令

周官媒氏于是月也奔者不禁蓋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言自九

月至此時猶不能備

六禮者乃許其殺禮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先王原

有非時殺禮之禁故標梅詠仲春逾時不備禮者之事

實

實三以至傾筐喻女之次第畢嫁也如紀時則已逾時而盛夏矣尙何云殆其謂之哉

桃夭詠昏因

常時備禮者之事

桃夭喻女子容色之少好耳如以時則有實其實其葉蒸蒸時當盛夏尙得爲

仲春及時哉詳周南荅問

易林云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有言出爭

我訟此明貞女欲守昏禮之常而夫家欲用昏禮之變也

盛露厭浥正季春以後仲秋以前冰久泮而霜未降之時

箋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取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不來此用韓詩與毛異

非時非禮非貧非荒而欲用苟且殺禮之令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棄禮急情可乎不可乎易漸之象曰女歸吉明自納
采至親迎皆施不凌節故六爻皆取象于鴻寓昏禮用雁
之義若歸妹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說而動不以漸爲六禮
不備奔則爲妾之象矣故士昏六禮皆行之于廟以先祖
之遺體授人其不苟也如此壻爵弁墨車親御輪三周其
親而下之也如此幣必誠辭無不腆舅姑饗婦洗爵而獻
其降尊而禮之也如此然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報
夫君舅姑之禮者當如其厚而不忍變也禮之云乎豈
曰財之云乎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
謂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適以自異于人道

豈非行露昏姻之切證乎。申爲南陽被化之邦。而鄭則崇
侯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始作豐。被教尙淺。餘俗猶存。故采
其詩以明王化之淺深。若媒妁不通。而彊委禽焉。此獄何
待召伯而聽之。孔疏以爲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故女旣貞
信。而男猶彊暴。曾是文王有此不情之法。不倫之化哉。矧
拒彊暴之辱。亂世不乏其人。謹禮節之恆。非聖化不臻。此
俗。毛詩之淺于說行露。猶其淺于說芣苢也。後儒附和。又
何譏焉。

問羔羊退食自公。毛鄭異義。而釋文引韓詩透迤。公正貌。
又費鳳碑君有透迤之節。自公之操。或謂鄭箋減退膳食。

率從公道之所本然乎。素絰五純五絨。或謂裘敝見縫明其節儉然乎。曰。節儉誼隘不足以蔽詩旨。惟緇衣篇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蓋素絲之縫。殺大小皆得其制。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出入皆可從述。則俯仰自得而不愧怍。所謂從容有常者也。埤雅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纒。倍纒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纒。倍纒爲絰。此乃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蓋絰者五絲。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故三章次第以多寡爲先後。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故新序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漢書揚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是則裘毛在外。革當在裏。敝裘止當見其少毛何。

由見裏縫之絲。益知裝敝縫見。示儉之說。不可通矣。曹大
家賦云。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後漢楊秉傳云。透
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薛君章句云。詩人賢仕爲大夫者。
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仍
同緇衣進退從容之義。薛君章句見後漢書王渙傳注衡方碑云。禕膺在
公。儒林傳張山拊云。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則仍用毛詩退
自公門之訓。蓋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違家食。是魯
韓原以爲進退公朝。而大夫之節操正直自見。自章懷注
楊秉傳始以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誣釋韓詩。與十月
箋之間。妻厲如誣。爲魯詩者曷異。故知箋之異毛。出于魯

韓者半出于意說者亦半他如鷓鴣車牽諸篇皆非毛非韓別詳各篇

問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分雷與山爲二興箋謂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則通爲一興果一乎二乎曰箋言一興者是而雷非號令之喻也易以雷出地奮爲建侯行師之象甘泉賦振殷鱗而軍裝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振盛也殷鱗言眾多也軍裝如軍之裝者也而魏文帝黎陽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此兼用召南東山二詩明爲從軍之事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

象君之車音。傅奕詩曰：雷殷殷，感妾心，傾耳側聽，非車音，竝以雷擬君子車聲之證。文王征伐昆夷，正在終南隴坂之地，故陟岡崔嵬，周道威夷。屢詠于詩，此蓋言師出之初，六軍雷動，今車聲自山陽而山側，而山下是猶雷始收聲，而軍之將歸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全出全反，我振振之君子，其殆及時而歸乎？詩之取興，不遠人情，衡諸毛義，必有能辨其迂近者。

問標有梅之詩。東萊呂氏謂其詞汲汲如將失之，殆習亂而喜始治者何？曰：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

時蓋韓詩誼也。呂氏讀詩記專毛不取三家而此誼開與之合可謂逆志而得意矣。范氏處義曰男女昏因失時或以凶荒或以強暴或以征役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成禮故既幸之而又惟恐其失之也。二南詩皆當文王與紂之時習亂思治之際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至求我庶士疏謂詩人設爲女家之詞非女自我卽戴岷隱所謂擇婿之義父母之心也釋文引韓詩章句云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則韓詩亦以爲父母詞歟。

問桃夭標有梅綢繆東門之楊皆言昏姻以時而毛鄭不

同毛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本于荀子鄭則以仲春標有
梅至孟夏其實三仲夏其實七皆昏期之候據周禮仲春
會男女無夫家者之文也得母鄭本三家詩說乎曰韓詩
外傳亦言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荀子同而白虎通義言
嫁取必以春者謂必迨冰未泮以前卽小正二月緩多士
女之義初無季春孟夏仲夏之說至媒氏奔者不禁之文
明爲過時殺禮豈至是方行禮哉且行露以非時拒男綢
繆以三星失時在天三四月在隅四
五月在戶五六月安得仲春至仲夏皆
昏期哉鵲巢箋云鵲作巢于冬至春乃成疏引詩緯云鵲
以復至三月始作室家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月合十二月

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故知至春乃成云云此亦昏期之
喻而探梅蓋以實多少喻女子笄年少長之時非喻春夏
早晚之時矣孰謂鄭箋別有所本乎管子幼官篇秋三卯
十二始卯合男女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通典引董仲
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
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
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東門之
楊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西漢以前從無異說自
馬鄭創古文說動異西漢故王肅謂二月之文始自馬鄭
私立門戶非經誼也

周官媒氏疏曰秋以爲期淫奔之詩也緩多土女仲春之政也易泰卦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育
生嫁取之禮福祿大吉召南草蟲之時夫人待禮隨從在
途見采鼈者以詩自興而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
無譏文或者仲春之文所以合士庶天子諸侯不在此制
則以爲侯王之法不同三代也案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
不可據且王侯卽四時通用則亦無仲春至仲夏之文鄭
說無一合者至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不同標梅傳云二十之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
民也王肅譙周述毛皆以男自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
十皆可昏嫁而鄭依周官大戴禮穀梁傳皆言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許慎五經異義同之以十五六後可嫁取
者國君及卿大夫士之禮二十三十而嫁取者庶人之禮
范甯不從之謂周官傳記言不得逾限非必以三十二十

爲期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必三十二
十而嫁取安得有殤姊乎可謂片言折獄而馬昭盧氏尙
強申之東漢師心立異大抵如斯近日惟歙縣俞氏正燮
斷之曰媒氏之文是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
不是過何以知周時有此令若曲禮內則冠笄有室之文
若穀梁傳冠取許嫁之文若墨子大戴禮所述上古中古
之文及說文白虎通淮南汜論訓云云此自周時爲民之
令不通于古今不達于士以上亦不限于民之有力者後
儒以令爲禮說始難通豈知絕無與于禮制其辯甚詳今
不備引

問小星之詩箋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于君鄭志
張逸已疑君有常履詩何其碎而洪邁亦謂諸侯嬪御何
至抱衾往來牀帳煩重勢非獨力可致蓋使者遠適夙夜
征行不敢慢君之義而王質亦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行章
俊卿程大昌皆謂爲使臣勤勞之詩者何曰此韓詩說也
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故君子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
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而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入奉使類蓋唐宋韓詩尙存是爲諸說之所本文選魏文
帝襍詩注曰譬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亦用韓說以易毛

詩眾妾之喻。蓋殷在周東，首章指紂廷羣小之多，而微箕
膠比三五人，落落如晨星。故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
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惟使臣以勞計功。若賤妾進御，何功
不功之有？則實命不同者，卽北山詩之或息偃在牀，或王
事鞅掌也。首章毛傳三星五嚙，以別于下章之參昴。然心
嚙相去甚遠，心在東則嚙在西，不得同時見于
東方也。次章維參與昴，皆西方白虎之宿，則以喻西周勞苦
之臣。正與大東詩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相反也。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引韓詩抱衾與幬，箋
用以易毛訓，稠衾爲稠帳。蓋賤妾進御于君，止須禪被，使
臣宵役在外，必兼攜行帳也。此與汝墳殷其雷，皆勉其君

子以敬王事安義命苟爲作于嬪御則實命不猶幾于怨
其小君矣烏見其爲惠下之所感乎三百篇中言征役言
征夫言徂征者皆遠道長役之謂若宮闈寢興可言宵征
乎卷耳四牡殷其雷並行役于西土之詩以言山阜崔嵬
周道威遲知之
汝墳小星則行役于東土之詩彼言王室如燬此言實命
不同皆與殷幾相近之詞
不獨三五
在東而已王事不均從事獨賢其皆殷之末世周之盛德
耶何獨關雎鹿鳴之爲刺時乎

問易林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
醜惡後乃大悔又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
肯顧娣姪恨悔似皆指召南江有汜之詩與毛異義者何

曰易林二占合釋乃明蓋求其長女不從而父兄以季女嫁之娣卽季女也姪則媵于季女以嫁者也其後長女遇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乃閔伯仲之不從悼戚施于燕婉而賦此詩

女長曰孟而春秋傳曰虐我伯姬國語密須由伯姑則女長亦稱伯矣

之子謂

長女也我季女自我也不我以者不用其言不我與者不肯偕行不我過者輕其娣姪之夫家不相過從而末章其嘯也歌箋云嘯者蹙口出聲有所思而爲之嫡旣覺自悔而歌其勞苦也江汜之娣始不敢薄其君子而不行繼不以已之得所而忘其同氣先王以爲可以勸戒而悼俗故錄之于詩蓋嫁于異國之士者故易林不言南國大夫而

言南國少子其爲士而非大夫無疑毛序不言夫人而言

嫡孔疏亦謂大夫士之妻但大夫不越竟逆女惟士昏禮

有異邦贈送之文故魯詩芣苢宋女而爲蔡人之妻谷風

涇渭秦女而爲邠人之婦知士禮異于大夫矣漢地理志管仲身在

陪臣而取三歸論語包注謂取三姓女國策管仲爲三歸

之家以檢桓公鮑注亦同是知諸侯取女二國媵之大夫

則僭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媵姪士不名家相長姜熊氏

云長姜謂媵又士昏禮雖無媵媵先則士得取于他國但

媵姪出于一族而不能有二國耳至若我行其野適異國而就昏因行露

興訟以鄆申而通盟好斯又禮不下庶人有妻無媵者也

至毛傳以水決復入爲汜興媵亦復歸然說文水部引詩

一曰涇水也詩曰江有涇是三家詩但以爲水名不同毛

訓次章江有渚毛傳水枝成渚然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
曰渚謂此溢則彼涸以喻夫家盛衰無常女子不可以盛
衰爲去就正符易林之旨矣

問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
野鷹之刺興焉劉昫唐末人蓋用韓誼其言詩與毛略同
而不以爲文王之風則大異然不入王風而入召南者何
曰吉士誘之近儒多主毛傳誘導之訓而斥歐陽本義挑
誘之解然首章毛傳亦以爲春不暇待秋末章箋疏亦以
爲女子拒暴之詞夫導淫導欲皆導也以春不暇秋之女
而吉士從而誘導之斯何情事乎昏禮束帛儷皮以爲聘

幣今以死麕不中禮之皮而加以茅束苟簡之贈鄭子皙之強委禽乎春女悲秋士怨感其物化也相感而動流蕩之思則末俗失冠昏之節矣感悅驚麗謂之姑徐徐云爾詞若相距情則相暱乃以爲凶荒殺禮而強推爲禮義之化貞絜之教其如詞義齟齬何或謂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必非刺淫則子騫賦野有蔓草叔孫賦匏有苦葉亦將謂彼二詩非刺淫乎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東周之詩而二南樂章各十一篇篇相配應獨此三章多出十一篇之外與周南不相配應又不入于王風則知皆東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蓋

周初雒邑與宗周通爲邦畿千里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戎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尙與虢公以酒泉是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尙爲周有也而虞芮西虢亦錯處西畿之內未爲秦晉所并故甘棠之思召伯何穰之美王姬皆陝以西畿內之風

分見二篇答問

野有死麕非猶是例乎自召

伯聽行露之訟畿民懷禮教之遺而其詩旣非采于東都王城使不附于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自采風之例不明三家之說不著于是王氏柏退何彼禮矣于王風刪野有死麕于召南師說不明弊壹至此夫

問何彼禮矣之詩毛與歐陽異說其主平正之王齊之

侯者曰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當猶湯稱武

王武稱鬻王厲稱汾王

韓奕傳
汾大也

以文王爲平王周公已沒

召公主昏故其詩入召南其主東周平王之孫嫁齊僖公
之子者曰平王崩于魯隱之三年而春秋十二公惟莊元
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
昏王姬爲齊繼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其詩必不登于二
南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共姬意其有肅雍之德事在
莊王十四年則王姬必平王之元孫惟是東遷之詩何由
入召南二說孰是曰以經例求之更以三家詩證之而後
知二說望文生義之失考韓奕詩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

父之子謂厲王之女甥而蹶父之女子皆美韓姑一人也

衛碩人詩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亦謂

齊侯之女子爲衛侯之夫人合四語皆美莊姜一人也其頌

魯僖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同從無一稱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

况首章以唐棣之華興王姬之車次章云平王之孫若非

卽齊侯之子則華如桃李將兼興男女二人乎况武王元

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春秋傳譏

取母黨之例見白虎通義當是公羊顏嚴二家遺說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

甯王之子而必遠繫之祖乎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何以獨

易其稱曰平王不見他經傳乎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

齊桓取王姬立已三年而謂尙稱齊侯之子尤乖君薨稱世子既葬稱子逾年稱君之例是二說皆不達經誼之言也攷儀禮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是謂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女同指此女一人正符碩人韓奕之例汾王之甥箋云姊妹之子爲甥王者

之甥卿士之子言其尊貴與此平王之孫同也爾雅女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外孫總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傳龜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尙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亦同且蔘如桃李正興女公子亦符首章之例諸侯女適是例

人經例不書且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知無王姬適齊而此則其所生之女別適他國者乎諸侯取夫人

有留車反馬之禮故諸侯夫人始至皆自乘其車

與士昏禮異也

詳鄭注賈疏又鶴巢疏引鄭箴膏自云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是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邁言夫人用嫁時乘來之車以歸也王姬然崔靈恩謂惟二王之後夫之車是天子嫁女所留之車

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夫人得乘重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其初嫁之時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諸侯夫人不得上攝以其偏王后故也詩疏引此蓋出崔靈恩三家詩集注周禮巾車而詩序鄭注舉詩翟弗以朝衛侯爵謂厭翟也說同言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是得乘重翟異于他國夫人之厭翟今其嫁女也乘攝等之母

車兼有肅雍之母德使人榮其所自出則下國猶尊王室
文武家濶尙存其不入之他什而入之召南者齊女所嫁
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于西都畿內既不可入
東都王城之風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陝以西之地而
錄其風爾如謂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無論
與甘棠諸詩不合卽如譜疏謂詩作于武王之世不可入
文王聖化之風故入之召南近日錢氏澄之謂天子嫁女
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時周公已沒召公主昏則并
在康王之世其于儀禮合樂周南召南之文已鑿柄不入
何如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襪矣皆作于東周采

于西畿正符召南獨多三詩之例乎。

至皇甫謐駁平王爲文王之說謂武王五

男二女元女太姬妻陳胡公則次女宜爲嬀如虞二姚堯二女之例是則不然嬀姪必庶女若同出邑姜則皆是嬀固可分適諸侯若摯仲氏任爲王季妃莊姜邢侯之嬀息嬀蔡侯之嬀是也但此詩平王齊侯則明指其人實非訓

詁通稱耳

問騶虞之詩三家說皆以騶虞爲官名五經異義述魯韓

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周禮鐘師疏

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

子之田也

文選魏都賦注

易林云五輒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

騶虞說喜射義鄭注曰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

騶虞歎仁人也鄉射禮鄭注云騶虞之詩樂得賢者衆多

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賈子新書曰禮者臣下所以承

其上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饋牲而飽，以優食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慎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其事深，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也。與毛傳騶虞獸名異，誼者何？曰：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舊誤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狸首詳夫子正樂論，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度也。士以采蘋爲節，樂不失職也。皆詩禮最古之義。毛于采蘋采蘋一序，旣皆用射義，安得于騶虞而獨舍之乎？諸儒謂毛公時古書未出而闕與之合，此序與禮記射義合乎，不合乎？諸儒又謂爾雅專釋毛詩，何以釋獸反無騶虞乎？或據書大傳逸周

書王會解山海經以證毛傳然王會解云騶吾食虎豹則其性更猛山海經有騶吾大如虎日行千里則其性又善走皆無不食生物之說且毛傳以騶虞爲白虎而書大傳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又言得青豕白虎等是騶虞與白虎判然二物不得以白虎爲騶虞至說文虞下全用毛傳而仁獸又與義獸不合且吁嗟麟兮上承麟趾之文若于殪狔狔之後而忽以白質黑文之獸頌其君則于詞不倫毛傳旣云虞人翼五狔以待君之發忽又舍虞人而別指虞獸則于例不貫自當以三家詩義爲長蓋是詩函二義射義謂樂官備而易林賈子皆美虞人得職

此一義也。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鵠巢，舊作獬首，誤見上。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而鄭禮注皆以不忍盡殺爲仁。此又

一義也。考周禮：山虞大獵，有除萊之事。司馬春田，有火弊

之文。今葭蓬茁而不忍火田，五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

逆，皆虞官仁心爲質。是一發五豝，言其得人。五豝一發言

其愛物，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曰：七當作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傳

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左傳使訓羣騶，知禮。商子禁使篇亦言騶虞

監馬。是騶掌馬，御虞則羣騶之長。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故以虞人得賢，知其官備。毛傳特欲配麟趾之

仁獸，故創訓義獸。望文立說，不知麟趾則子孫之多賢騶

虞言在官之多賢。故皆爲關雎鵲巢之應。若如毛以騶虞美君之仁心。而不及得人。則是風化之本。而非風化之應矣。何由與麟趾相配。鵲巢相應乎。至射義孔疏云。射一發而得五豝。猶君一求而得五賢。爲集傳中必疊雙之所本。然疏止謂喻詞。而集傳并以爲實賦。則豈王用三驅網開一面之制哉。若乃墨子武王勝殷殺紂。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公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者。象舞卽維清。而騶吾卽二南房中之樂。或以首章關雎名。或以卒章騶虞名也。虞吾同聲段借所謂因先王之樂者。二南皆文王之風也。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號。舉閔天泰顛于罝網之中。

西土服故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之
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知關
雎鵲巢王道之本也造端乎夫婦麟趾騶虞王道之成也
自家及國風化美而賢才多察乎天地

詩古微中編之一